

不長天

愛國商人

(三幕劇本)

第一七五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編著者啓事

在文旁未注音以前，爲求讀音準確起見，（特別是劇本，爲求排演時便利起見，）作者試將有許多容易讀錯的字，改成另一個同音的字，例如：

的——除『的確』和『目的』等用處外均改成『得』，
還——除『還債』和『往還』等用處外均改成『孩』，其餘可以類推。

愛國商人

劇中人物（以上場先後爲序）

楊太太 劉掌櫃

楊乃昌 楊其棟

丙學生 乙學生

甲學生 巡警

小販 行路人

報販 商會長

背旗人 傷兵乙

傷兵甲 看護婦

羣衆（十人以上，廿人以下即可。）

第一幕

佈景：洋貨巨商楊乃昌的客廳，後牆中間一門通內室，右牆靠外一門通外方。室左邊有小抽屜桌子，桌前後各有靠背椅子，室裏角處有衣架。室右邊有一大沙發。

開幕時，只見楊太太和劉掌櫃正坐着談話。

劉掌櫃 我想今天你們請這末些客，前前後後的應酬，這個剛來那個又要走的，真要把經理和楊太太 您們倆累死啦。（從桌上烟筒內取隻烟捲，燃吸。）

楊太太

說得是，劉掌櫃。我們打昨天就忙起，一直到現在，你們經理送出去這一幫客，才算清閑了。雖然有得是那末些低下人，可是事事都得你們經理和我親自料理。噯，我的腿都酸疼起來啦。（說時以手撫腿。）

劉掌櫃

楊太太，您該進去歇息一會兒。論理，我不該現在又來這裏麻煩經理和您。

楊太太

說那裏話，劉掌櫃。你是咱們自己公司裏的人，什麼時候兒來都可以。

楊乃昌

(盛昌洋貨公司總經理，年五十六歲，送客回，

劉掌櫃起讓坐。)你坐下，劉掌櫃。(劉坐下。

楊作疲倦的樣子坐大沙發上。)噯，總算忙完啦。

劉掌櫃

經理，您今天這個生辰宴會要算是盛極一時，差不多本城各界重要人物都到場啦。

楊乃昌

(作得意的微笑)噯，我今年這個生日本來不想作，今年我五十六歲，原本打算到六十整壽的時候兒大舉一下子。但又一想，我作壽並不只

是爲作壽，實在是爲着咱們的盛昌洋貨公司，覺着多化一項小費也並不冤枉，所以就決意的作了。噫，如今晚兒在世上混就是這末回事。

有時候兒別人利用我們，有時候兒我們也得利用一下子別人。像今天請到得商會會長和公安局局長，一個是維持地面的人，一個是商界領袖，我們當然都得應酬應酬，聯絡聯絡感情，以後才會得到他們的帮忙。

劉掌櫃

經理說得很對，尤其是我們開洋貨鋪子的，在

這個抵制日貨的當口，更得格外向各方面設法對付。我們不能沒有一個靠山。

楊乃昌

今天他們竟然肯來，足見我楊乃昌的人緣還不壞。哼，別的商號怕抵制日貨，怕學生和牠們鬧，我楊乃昌是不怕的。

楊太太

話雖是這樣說，可是也不可大意嘍。要是商界全體都起來抵制日貨，難道他們能把你的盛昌洋貨公司除外嗎？如果鬧出事來，難道商會會長能袒護你一家嗎？公安局局長那個人，看他

平素那種態度……哼……而且學生查貨是一種愛國的舉動，難道公安局局長能干涉學生愛國嗎？

楊乃昌 嘻，你們女人家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公安局局長今天臨走的時候兒還對我說，假設有學生到公司裏或到這裏鬧事，只要給他局裏打電話，他馬上會派巡警來保護。

楊太太 來保護誰？來保護你唻，還是來保護學生唻？

劉掌櫃 自然是來保護經理呀，楊太太。

楊乃昌 叱，自然是來保護我呀。女人家，連聽話也聽

不明白，笨勁兒！得啦，劉掌櫃，你來這裏有什麼事，請說吧。同女人們說理是白費時間。

楊太太 我們女人家哪有你們男人家看得遠慮得到瞭。

（楊乃昌笑，劉掌櫃陪着笑。）

劉掌櫃 經理，這兩天，時局很緊張……

楊乃昌 不見得，那都是報紙上的宣傳作用，不可盡信。

劉掌櫃 抵制日貨也比從前認真得多。尤其是這兩天裏

楊乃昌

頭，學生到各商店裏嚴厲檢查，封存的封存，罰款的罰款，簡直的可怕。咱們公司裏……

（打斷劉的話）哈哈，這種事情我經驗得多啦。學生檢查日貨一起頭兒那股子認真勁兒的確可怕，但是過不了五天，就沒事啦。從前抵制日貨已經不是一次啦，那一次不是這樣兒？那一次澈底辦過。不怕，不怕。

劉掌櫃
但是這一次比往日大不同哪。而且咱們公司裏百分有九十九是日本貨。咱們也沒有向抗日救

楊乃昌

國會登記，也沒有封存起來。假設學生大爺們真來咱們公司查着嘍，怎麼辦唻？

哈哈！（手指劉）劉掌櫃，你經驗少，所以胆這末小。哈哈，不怕，不怕。劉掌櫃，因為你是今年才來我這個公司裏作事，所以你不懂得我一向對付他們檢查日貨的方法。你不用着急，我早就預備好了。（從抽屜裏取出兩三種印成的方紙若干摺。）你把這些拿去吧。

那都是什麼東西？作什麼用得？（接過來讀各

紙上的字）國貨商標；真正國貨。

楊乃昌

劉掌櫃，咱們公司後院不是爲躲避飛機投彈挖了個地窖麼？

劉掌櫃

是啊。但那和學生檢查日貨有什麼關係呢？

楊太太

回去叫把公司裏貴重些日貨搬到那裏頭藏着，去年公司裏就那樣辦過。學生再也想不到去那底下檢查日貨呀。

楊乃昌

對啦，你看太太又聰明起來啦。

楊太太

那還是你對我說得啗，要不，我怎麼會知道？

（楊乃昌笑，劉掌櫃陪着笑。）

楊乃昌 對啦，回去叫趕緊把貴重一些的日貨搬進地窖

裏去……

劉掌櫃 可是其餘的怎麼辦唻？我們的日貨有得是啫？

楊乃昌 哈哈，你聽我說呀。這就用得着這些東西嘍。

把這些國貨商標粘在日貨上，把日貨商標蓋起來。這樣子，用不了半天的功夫，我們公司裏的日貨就會搖身一變，都變成了國貨。還有，咱們公司的招牌上那個洋字是活的；你還沒有

注意到嗎？這一面是個「洋」字兒，那一面是個「國」字兒，用得着那個字兒的時候兒，咱們把那個字兒轉到外面兒。這叫有備無患。如今你回去把國字兒轉到外面兒，豈不馬上就是盛昌國貨公司拉嗎？哈哈！（劉掌櫃，楊太太都笑起來。）

劉掌櫃

（接過國字）哈哈！這真妙極啦，經理想得真是周到無比。

楊乃昌

哈哈！這樣子一來，成了名副其實的國貨公

劉掌櫃

司。等學生來檢查的時候兒，他們只知會念死書，懂得幾個哀比昔低而已，對於商業都是外行，絕對的辨不出真假來，咱們還可以對他們大吹大擂的說是提倡國貨呢。

哈哈，妙極啦，我們現在才不能不佩服經理！哈哈，妙極啦，這個法子妙極啦！我這就圓去趕緊叫照辦。（用手巾包起各物，欲出。）

楊乃昌

你出這門兒，超近路從旁邊兒這個小胡同過去吧，走快一點兒，別叫來不及嘍。

楊太太

我看人家怎麼辦咱們也怎麼辦，別弄巧反拙

吧。（也站起。）

楊乃昌

女人們，懂得什麼！劉掌櫃，我還有幾句話給

你說。我問你，咱們在日本銀行存款還有多少？

劉掌櫃

（畧頓）大概還有十五萬左右吧。

楊乃昌

好，趁現在日金掉價的時候兒，看一共有多少

存款，統通買成日金，匯到日本去訂購大批貨

物。

劉掌櫃

經理，經理，我看還是等一等再說吧。現在日

楊乃昌

貨在中國銷不動呵。大家不是正在抵制嗎？

劉掌櫃，你還不成呵！哈哈，你還不成呵！越是抵制的時候兒，我越是要買日貨，我從前就是這樣發財得嗎。現在只匯款去訂購，不必叫裝運。要知道抵制日貨不過是幾天的事情。等風潮息啦以後，那時候兒誰家存的日貨多，誰家發財。等抵制日貨風潮息了以後，再去訂購日貨，那時候兒不但價錢貴啦，而且也來不及啦。你就照我的話去辦，管保沒錯兒。

劉掌櫃

我這才明白經理的意思。好，好，我就去照辦。

（向楊太太點頭告別，走向屋門。）

楊乃昌

管保沒錯兒，管保沒錯兒。（送劉掌櫃到屋門

口而回。）咳，劉掌櫃究竟年輕啊。（取烟捲吸，

在屋內前後走着。這時楊太太已坐在沙發上在

打呵欠。）

楊太太

我們女人們誠然都是胆小，可是你也別太胆大

了吧。

楊乃昌

別太胆大嘍？告你說，作生意買賣本來就是冒

險的事情嚟。不冒險決發不了財。

楊太太 可是要叫學生們檢查出來，你怎麼辦呢？

楊乃昌 喂，你真笨！學生那兒懂得這些個嚟。再說，如果學生真和我鬧，我給公安局打電話，叫巡警來抓他們。

楊太太 別太信任公安局了吧。公安局不是你楊家的公安局。

楊乃昌 咳，這叫有錢能使鬼推磨。不然，我們要巡警……（其子楊其棟，一手携皮包，一手拿一

捲報，走入，向楊乃昌楊太太行禮。他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把書包放在桌上，帽放在書包上。）

楊其棟 爸爸，客人都早走啦嗎？

楊太太 也都剛走不大會兒。

楊乃昌 你怎麼回來這末晚唻？

楊其棟 開會啦。噫！（坐在沙發上，把手內報紙擡在一旁，沉思不語。）

楊乃昌 開什麼會？（楊其棟不答。）

楊太太 開什麼會啦，孩子？

楊其棟 （仍不語。）

楊乃昌 這孩子！不是問你瞭嗎？

楊其棟 爸爸，你今天作生日，我不但沒有回來給你拜壽，而且又回來得這末晚，兒子實在覺着有罪。

楊太太 這倒沒有什麼。你爸爸知道你在學校裏教書很忙，不能告假，他還能怪罪你嗎？

楊乃昌 拜壽不拜壽也沒有什麼關係。

楊其棟

爸爸，你知道吧，這兩天時局很緊張，消息很不好，日本除強佔了我們的三東省外，又派來了許多兵艦到我們沿海各口岸示威？據說日本不久就要向熱河向華北進攻啦。

楊乃昌

這不是早已的消息了嗎？而且中央政府自然有好辦法，用不著我們老百姓大驚小怪的。

楊其棟

雖然中央政府不會沒有辦法，但是我們老百姓就不會成政府的後盾嗎？爸爸，因為國事緊急，本城各界已成立義勇軍，作對日宣戰的準備。

爸爸，我想去參加義勇軍。

楊乃昌（驚訝）你去參加義勇軍？好！我也去，你媽也去。

楊太太 義勇軍是幹嗎得？

楊其棟 你們兩位老人的愛國舉動，我自然不能反對。

不過不一定人人都加入義勇軍才算是愛國，愛國的方法正多着。上前敵拚命殺賊是我們壯年人的本分；爲國犧牲，驅逐倭奴，是我們壯年人青年人所不能逃避的義務。像你們兩位老

人家這末大年紀，孩是以在後方努力爲對。

楊太太

義勇軍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啫？

楊乃昌

（忽然大怒）混蛋！加入義勇軍！你還不如說你去加入敢死隊瞭。你在報紙上寫幾篇文章，罵一罵日本帝國主義我倒不大反對。義勇軍！難道你不要爹媽了嗎？

楊其棟

難道你不要中華民國了嗎？（楊乃昌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爸爸，不是我成心要跟您抬槓，實在是您近來得態度太不好啦。國勢眼看是危

險萬分，您孩在這兒山珍海味的大作壽而特作壽；人家都在那兒抵制日貨，對日經濟絕交，可是您的盛昌洋貨公司簡直仍然是日本貨的總批發所。爸爸，（低聲和氣的說，）這都不很對呀。請爸爸平心靜氣的想一想。

楊乃昌 混蛋東西！我非揍你不可！（擬往揍楊其棟，

爲楊太太阻止。楊其棟不動，只是低頭。）

楊太太 幹嗎動這末大火呀？

楊乃昌 混賬！我辛辛苦苦的作生意掙錢來供給你上小

學，上中學，上大學。如今把你培養成啦，也長大啦，竟然會罵起你爸爸來啦，教訓你爸爸來啦。好，好，這就是我化錢培養兒子的報酬。好，好，如今你既然長大啦，也用不着你爸爸啦，從今天起，你不是我兒子，我不是你爸爸。馬上給我滾出去。滾！

楊太太 孩子有不對的地方，儘管說他教訓他。幹嗎說

這些話呀？

楊乃昌 說他，教訓他。他敢說我，教訓我，我不敢說

他，教訓他。如今的世界翻個過兒啦。

楊其棟

（站起）兒子也許不會說話，不善于措辭，但是我是好意思。這幾天學生查貨查得很厲害，他們巴不得查出一個偷賣日貨的商人，懲罰一下子，作一個榜樣給別人看。您願意叫他們查出嗎？我說這些話都是爲得您哪，爸爸。我是愛您哪。

楊乃昌

叫他們去查吧，我不怕。他們不能把我槍斃嘍。

楊其棟

我不知道爸爸爲什麼這末糊塗。

楊乃昌

滾，滾出去！你不能在我家裏教訓我。

楊其棟

爸爸……

楊乃昌

滾出去！誰是你爸爸呀？

楊太太

孩子，你爸爸的脾氣你是知道得。你就出去一

會兒。（楊其棟由右門走出。）

楊乃昌

永遠別進我這個門兒！

楊太太

孩子說得話固然不大好聽，但是也不能說他的話沒有道理。你知道如今晚兒學生大爺是多末

難惹呀。

楊乃昌 叫他們來吧，來鎗斃我！哼！

楊太太 連政府還怕學生鬧噪，何況咱們？

楊乃昌 叫他們來鎗斃我吧，我在這兒候着他們噪。

（這時大門外，由遠而近，人聲紛紛，聲勢兇兇。只聽有人說：『盛昌洋貨公司經理就住在這兒。』又有人說：『打進去，把他攆出來！』另有人說：『奸商楊乃昌快滾出來呀！』）

楊太太 你瞧，這可真來啦。怎麼辦？

楊乃昌

你去叫給公安局裏打電話，快派巡警來。我來對付他們。（楊太太退入後宅。由外進來穿短裝制服的三個男學生。）

丙學生

您就是盛昌洋貨公司的經理嗎？

乙學生

就是楊乃昌先生嗎？

楊乃昌

我就是楊乃昌，盛昌洋（急改口）俄國貨公司的經理。你們大概是爲什麼公事來找我，請坐，請坐。（很和氣的招待。）

甲學生
乙學生
丙學生

（同時說話）謝謝，謝謝。

丙學生

我們來您的私宅來打攪您，實在是不對。不過正是爲的公事。我們是抗日救國會派出來去到各商店檢查日貨的，剛才到您的寶號裏去檢查，碰見寶號劉掌櫃……

楊乃昌

哦……噓，我早就歡迎學生去檢查。因爲有許多謠言說我那裏偷賣日貨，噓，那真是黑天的冤枉。從前我那裏倒是零零星星的賣過一頂顛

點兒日貨。可是我早就不賣日貨啦！並且我那裏近來孩是專門提倡國貨呢。請你們查實了以後，也好洗刷洗刷我的冤枉。

乙學生

是的，您老先生說的話一點兒也不錯。剛才我們去檢查過啦，檢查結果看見寶號裏的貨物件件都是國貨。

楊乃昌

怎麼樣？我絕對不當奸商，叫別人罵我不愛國。

甲學生

不過有一兩件事情，我們幾幾乎和劉掌櫃衝突

起來。後來他說他不能負責任，所以我們才來找您，楊先生是那邊的總經理，自然要負完全責任哪。

楊乃昌 什麼事叫我負責任？

甲學生（示以假國貨商標若干）這些商標是從那裏來得？

楊乃昌（大驚，但裝作鎮定）這？這我不知道。

丙學生（示以從招牌上取下來的一塊招牌，一面是洋字一面是國字。）孩有這個字請楊先生說說這

是什麼意思。

楊乃昌

啊，這是我公司的招牌呀，你們爲什麼毀壞我的招牌？

乙學生

（態度嚴厲起來）我們在你那公司裏檢查的結果件件都是冒牌的國貨。（示以日貨皮人）難道在這件小皮人兒上隨便貼上了一張國貨商標就會哄得住人嗎？這小皮人兒背後印着『Made in Japan. 日本造』，難道中國貨會印着『日本造』這三個字兒麼？

甲學生 誰不知道盛昌是洋貨公司？難道轉眼之間，把

招牌上的洋字改成國字就會瞞的住一般人嗎？

丙學生 你承認不承認你掛假國貨的招牌，用假國貨的商標？

楊乃昌 我並沒有掛假國貨的招牌也沒有假國貨的商標。而且這事情你們學生干涉不着。

乙學生 我問你，你知道不知道日本無故的侵佔我們的東三省？

楊乃昌 知道哇。

乙學生 你知道不知道日本無故的屠殺中國人？

楊乃昌 知道哇。

乙學生 日本是我們的仇敵，假若你孩有天良你就不應該做出這些賣國的舉動。

甲學生 奸商！（大聲的直叱他。門外應聲：『奸商！……奸商！——要重重的懲罰他呀！……拉出來，裝木籠裏遊街呀！』）

丙學生 商人太沒有良心哪！（大聲。）

楊乃昌 我問你們：這是我的私宅，私自侵入民宅是不

是犯罪？聚衆喧嘩，擾亂秩序是不是犯罪？我就要上法庭起訴得，（大聲）巡警！巡警！我家有強盜呀！（學生笑。）

楊太太

（自宅內出）諸位先生，大家都不要吵。我想無論什麼事情沒有不可以商量得。他（指楊乃昌）有什麼事情不對，儘管勸他改嘆。（三學生大笑，一巡警由外入。）

楊乃昌

巡警！巡警！維持秩序呀！逮捕他們，他們在這兒擾亂噪。

巡警

剛才我們局長接着你們這兒的電話，並且我們也得着別一方面的報告，所以我們局長派我來看看。

乙學生

我們是抗日救國會派出來的查貨隊，在他公司裏查出他貼用假國貨商標，門口兒臨時改換假國貨招牌，現在要按懲罰奸商規則去懲辦他。

（示以証據）這都是實實在在的証據。

楊太太

巡警，他們不能這樣的糊塗。

楊乃昌

他們擾亂治安，私入民宅，犯罪喲！逮捕！把

他們抓到局子裏去！（學生大笑。）

巡警

剛才我臨來的時候兒，我們局長說，說這都是學生們的愛國舉動，不能干涉的。

楊乃昌

混賬！

巡警

滾！您別罵人哪！

楊乃昌

巡警每月的餉都是出在我們商界，如今你們不幫一點兒忙。

巡警

我們每月的餉雖然都是出在商界，但是商界出錢不是叫我們不愛國呀。

楊乃昌 可惡！

甲學生 我說楊經理楊先生，咱們走吧。

楊太太 我想你們這幾位先生，這事情像是楊先生作錯啦！但是可不可以饒恕他這一次呢？

丙學生 到會裏再說吧！現在我們也不敢私自作主。楊先生請吧！（外邊羣衆大呼：『拉出來唷！……裝木籠哦！……遊街唷！』等一類的口號。）

楊乃昌 走就走，我看你們也不能槍斃我。

學生 丙乙甲（同時）不能，不能。（楊乃昌在前，甲乙丙三

學生跟着巡警在後走出門去，楊太太倒在沙發上哭，門外羣衆大呼『奸商出來啦！……遊街呀！……不要叫他跑了啦！』呼聲漸遠，楊太太在哭。）

第二幕

佈景：大街之一面牆，左右都是街口。正對着觀衆的牆上貼着一大塊長方布，上寫特號大字標語：

- 一、不買日本貨。
- 二、不賣日本貨。
- 三、不運日本貨。
- 四、不用日本鈔票。
- 五、不坐日本輪船火車。
- 六、不在日本工廠作工。
- 七、不把我們的原料食糧供給日本。

抗日救國會製。

稍遲有一提籃小販，高喊『燒餅大油炸鬼』自左方來。

小販

這兩天也不知是怎麼啦，自從一宣布戒嚴，不用說是晚上，就連白天大街的人也少多啦。

「噓，真坑嚟我們啦。『燒餅大油炸鬼！』（看見牆上標語，）滾噫，什麼時候兒貼這末一大張？

（看標語，大概他不識字，所以他只是搔頭或左右顧或呆望標語。）『燒餅大油炸鬼。』

行路人

（自左來，看見標語後，停步，看標語。）

小販

『燒餅大油炸鬼。』您不來一套兒麼！停熱乎得。

行路人

熱乎嗎？

小販 這都是剛得的，你摸一摸不熟不要錢。

行路人 好，來一套兒吧。（掏錢，小販夾燒餅，兩人交換，行路人接過來燒餅，吃着，兩人同看標語。）

小販 先生，這上邊兒都說得是什麼？

行路人 你不是看了半天了嗎？

小販 （不好意思的笑）我不識字兒，慫恹。

行路人 （也笑）那你看個什麼勁兒啫？（一面吃一面說）

日本鬼子霸佔我們東三省，你知道不知道？

小販

那還有不知道得。他們學校的先生們整天在街上講演，這八成兒也是他們貼得叫打倒日本得吧？

行路人

一點兒不錯。這是本城抗日救國會貼得標語。我念給你聽。（逐條高聲念標語，他每念完一

條，轉頭看看小販，小販點頭。）你看怎麼樣？

小販

好，條條都好。就怕咱們中國人心不齊，要是能齊心得話，早就把日本鬼子給治死啦。您說我這話對不對，先生？

行路人

一點兒也不錯。就拿抵制日貨來說吧，抵制日貨非得商人真抵制不可，不然，那兒會抵制得住。聽說這兩天學生到各商店查日貨查得很厲害，聽說已經罰了好些賣日貨的舖子啦。

小販

可不是嗎？喂，你聽說盛昌洋貨公司的新聞沒有？

行路人

這倒沒有。那一家平素不是專販賣日本貨的舖子嗎？怎麼樣，被罰啦？

小販

要光只被罰啦倒好啦。罰啦不算還要遊街。啖。

行路人 還得遊街？該，該，該！

小販 還得裝在木籠裏叫人抬着遊街。據說盛昌洋貨公司被學生查出來不但是販賣日貨，而且還偷改商標，假充國貨，連招牌上的洋字也偷偷兒改成國字，在那兒蒙人。學生查出來覺着他這一家太可惡啦，所以把盛昌洋貨公司給整個兒得都用封條給封嘞，把經理姓楊得，從今天起裝在木籠裏頭，抬着在各街上遊街三天。

行路人 嘖，嘖，嘖，這不丟人丟透了啦嗎？

小販 活該不是？誰叫他販賣日貨嘛？

行路人 商人哪，哼，也得這樣辦一辦，不然是檢查得
儘管檢查，販賣得儘管販賣，那嗎成天儘管喊
着打倒日本不是白廢嗎？

賣報販 （自左來，手拿一捲報）號外，號外，民聲日報
號外，兩大子兒一張，看看奸商遊街的消息。

行路人 來一張。（付錢，接報，急看。小販作疑問的
神色望着行路人，報販看牆上標語。）嘿，真

得睇，盛昌洋貨公司經理楊乃昌裝木籠遊街示衆三天。這份兒熱鬧倒要看看睇。（忽然又看見另一條新聞，）嘿，對日本開仗啦。

小販
開仗啦？好，打呀，早該打他媽的小日本鬼子啦。把日本軍隊都給輦出去，輦到海裏去，淹死他媽得臭日本鬼子。

行路人
（看完報，疊起來）加入義勇軍去吧！

小販
（沒有聽清楚）嗯？

行路人
義勇軍哪。

（遠聞人聲在右方喧鬧，漸近羣衆高喊：『都來看奸商啊！……販買日貨得奸商遊街啦！……奸商楊乃昌裝木籠嘍！……打倒賣國奸商啊！』羣衆的喧鬧聲，鼓掌聲，越來越近，經自右進來。只見兩個人抬着楊乃昌的木籠，後跟學生丙乙甲和羣衆；這時楊乃昌的手在籠外被繩綁着，頭上戴着紙糊的高帽，帽上週圍寫着『我是奸商』，『冷血動物』，『猪狗不如』。他緊閉兩眼只偶然的睜開。羣衆喊：『站住！……』

報 販

演講！』木籠停在右面。）

（走近木籠）楊老板您現在可舒服啦吧！（楊不答。羣衆轟然大笑，指乃昌向大衆，）冷血動物就是這個樣兒嗎？（羣衆又大笑。）

丙學生

（鞠躬作擬講演姿勢衆鼓掌）諸位先生們，諸位愛國同胞們。（羣衆喊『演講啦，靜一靜吧！噓——』羣衆靜聽。）我們中國已經和日本打起來啦！照理說這已經不是講演的時候兒，這是講打的時候兒啦。我們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

亡的關頭兒啦，前線上的武裝同胞在冰天雪地裏頭，在槍林彈雨之下，拿血肉在那裏拼命的殺賊，在後方的我們，應當是怎樣的努力去爲愛國的工作，作他們的後援，方對得起那些爲國犧牲的戰士！可是真想不到在這時候兒竟孩會出這種（手指楊乃昌）不愛國，沒良心的冷血動物，豬狗不如的奸商楊乃昌。（羣衆喊『打死奸商啊！殺死賣國賊呀！』又有人喊『不要鬧哇！聽講啊！』羣衆又靜住。）販賣日貨

還可以原諒，他還暗地裏改用國貨商標假充國貨，在那裏蒙混愛國同胞。楊乃昌難道你甘心情願當亡國奴嗎？你是人不是啞？（羣衆又喊『不是人是冷血動物！』）諸位，諸位，我們不怕日本來欺負我們，只怕我們中國人不愛國，只怕我們不覺悟，只怕我們賣國。日本軍隊霸佔我們的東三省，炸燬我們的上海，慘殺我們無數的同胞，在天津，在各處，日本人指揮便衣隊暴動擾亂我們的治安，不怕，不怕，只要我

乙學生

們全國民衆馬上覺悟嘍，我們會把日本軍隊驅逐出境，恢復我們的土地，給我們死去的同胞報仇雪恨。（衆鼓掌。）我們的武裝戰士在前敵拚命的抗倭奴，我們沒有上前敵的同胞們應當在這裏肅清奸商，剷除賣國賊，我們不要學楊乃昌。（衆鼓掌。講完鞠躬，退，衆鼓掌。）（向大衆鞠躬，作擬講演姿勢，衆鼓掌。）諸位先生：剛才我們這位同學講演的時候兒，我在冷眼旁觀看見諸位的表示，我可以斷定得說

在諸位裏邊絕對沒有一個像楊乃昌這樣的人。諸位，我們學生們放着課不上，放着書不讀，整天的到各街上吶喊，講演，散傳單，到各商號查貨，幹嗎呀？噫呀，無非爲的是要喚醒同胞起來抗日救國呀。我們到各商店檢查日貨，封存的封存，沒收的沒收，好像故意和商界同胞爲難似的。諸位，我們並沒有別的意思，只是爲的中華民國。（衆鼓掌。）可是我們儘管整天的喊，講，查，結果（聲調強大起來）還有像

楊乃昌這樣的奸商。（聲音又沉痛下去。）這是不是很叫人痛心的一件事？日本早就就是我們的仇敵，我們現在已和日本開仗，現在要再販賣日貨這不是幫助我們的仇敵嗎？我們現在替日本銷貨，日本賺到我們的金錢，拿去造成槍炮飛機再來打我們，殺我們，請諸位想想這樣的奸商，還有一點兒人心嗎？是不是可惡（羣衆和之）可恨（羣衆和之）可殺？我們要想打倒日本，必須先掃除嚙這漢奸（衆鼓掌）！對於

楊乃昌這樣的奸商，我們是不能饒恕得。（衆鼓掌。）

羣衆

我們要打死他！用火燒死他！對，用火燒死他！用火燒死他！走，都去找些木柴引火呀！走哇走哇！（多半的羣衆出取木柴。）

甲學生

（對丙乙兩學生說話）我想燒不得的，能在木籠裏遊街示衆是正當的辦法，如果用火燒死楊乃昌不但是懲罰得過重，而且也許引起商界的反感那倒不好啦。

丙學生 我也是這麼想。

乙學生 不過羣衆是很興奮的，他們要想怎麼樣，怕我們也不能阻止得住。（羣衆回，各拿木柴一捆，另有一人拿繩子爬上近處樹枝，繫繩把木籠吊起來，衆人堆柴於本籠下。）

甲學生 諸位，萬萬燒不得的！楊乃昌誠然是罪該萬死，但是我們不要做得太甚，走到極端。

羣衆 燒哇！燒哇！（甲乙丙三學生極力勸阻羣衆燃着木柴。）

乙學生

諸位諸位！我們已經沒收了他的日貨啦，已經封閉他的公司啦，已經把他裝在木籠裏遊街示衆啦，懲辦得不能算不重。他究竟還是我們的同胞；慘殺同胞，我們於心不忍。

羣衆

燒死他呀！點着火呀！

巡警

（匆忙的進來）諸位諸位。諸位先生們！大眾在這兒講演都是愛國的舉動，都是爲愛的我們中華民國，我們決不加以干涉，因爲我們當巡警得也是要愛我們中華民國得。但是大家要

這兒點火燒人，這是犯法得，我們巡警爲維持治安，是不能不勸阻得。

羣衆 通，通通！滾開！

巡警 諸位，諸位，楊乃昌自然是不對，但是諸位也不可弄得太過勁兒嘍。

羣衆 奸商的走狗！滾開！滾開！你滾開不滾開？不滾開我揍你！（某人把巡警推出。）

巡警 哦，是是是，哦，是是是，（出。）

楊其棟和商會長匆促走入。

楊其棟

（向學生說話）三位先生，（手指木籠），這是家嚴，我是他的兒子楊其棟。（手指商會會長，）這是商會會長趙先生。我來這裏也沒有別的意思，不過是來替家嚴賠罪。家嚴作的事當然是不對的，這我絕對不替家嚴辯護。

商會長

是得，總請諸位念他父親是一時的糊塗。但楊乃昌也是這麼大的年紀啦！還是請諸位饒恕他這一次。（羣衆作通聲。）

楊其棟

我想家嚴受了這一次的教訓，決不會再去販賣

日貨，那麼諸位的目的也就算達到啦。

丙學生

我們也很明白你們二位的意思，但這是抗日救國會全體委員共同決定的辦法，我們是不能作主的。

羣衆

不能妥協呀！點火燒呀！

乙學生

（勸阻羣衆）請大家先別噪，我還有話要說。

楊其棟

我情願替家嚴受罪，請把我裝到那木籠裏頭，

要燒燒死我？

商會長

要用火燒死人哪？我抗議！（羣衆通聲）你們把

乙學生

他的貨沒收啦，公司門被封閉啦！楊乃昌被裝木籠遊街啦！如今你們還要用火燒死他，這太使我們商人難堪啦！難道我們商人就沒有一點兒生命的保障啦嗎？（羣衆通聲不止。）

趙會長，你這話說得不對。要知道抗日救國會事前老早就通知你們商界，叫你們自動的限期封閉日貨。如今限期早已過啦，他不但沒有把日貨封起來，還要公然的賣，還要假充國貨去欺騙一般的主顧，抗日救國會應當照已經宣布的

辦法去懲罰楊乃昌。（羣衆鼓掌。）

楊其棟

我父親該受什麼罪我甘願替他去受。

商會長

楊先生……（意在阻止楊其棟示弱。）

乙學生

這是不能替得。

商會長

日貨雖是日貨，但商人是拿血本買來得，叫商
人不再買日貨可以，要把已經買來的日貨封存
起來不賣，這不是中國人害中國人嗎？（衆通
聲。）

乙學生

（冷笑）你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叫把已經買

商會長

來的日貨封存起來，商人誠然要受一部份損失，但這是商人一時的痛苦，很小的損失。比起來全中國人都受痛苦怎麼樣？（衆鼓掌。）比起來全中國人全當亡國奴怎麼樣？（衆鼓掌。）你是本城商會會長，是全體商人的領袖，不要說出這些毫無意識的話來。

因爲我是商會會長，所以我要代表我們商界說話。（衆通聲。）我不能親眼見着別人這麼污辱我們商人。（衆通聲。）污辱楊乃昌就是污辱我

們商界全體。（衆通聲。）我要求你們即刻釋放

了楊乃昌。（衆通聲不止。）

乙學生

（冷笑）哼哼！辦不到！（衆鼓掌。）

商會長

不放，我們商界全體罷市！（衆通聲大作，商

會長退。）

甲乙

學生

（同時說話）不怕，不怕！

楊其棟

趙會長……（擬阻止商會長去，但商會長已

走出去，楊其棟覺進退爲難。）諸位先生……

丙學生

拿罷市來吓唬我們，我們是不怕的。我們照着

決議案來懲辦楊乃昌。

商會長（又回）假設你們現在不放嘍楊乃昌，我們商界

就用武力解決。（又退出，羣衆通聲大作。）

乙學生 你儘管用你們的武力吧，我們抗日救國會是誓

死不屈服的。（羣衆鼓掌。）商會用合理的方法

來要求抗日救國會，不見得不能容納，但是

像他這樣的蠻橫不講理我們是絕對的不會通融

的。（又放低聲調向楊其棟說話）楊先生，你說

得話倒很可以引起大家的同情，但令尊大人的

錯處有很顯然的証據，假使不照規定的條例去辦，怎嗎會叫一般人心服，以後我們就永遠辦不通啦。況且我們怎麼能爲您一個人的私情，去躲避了愛國的正當的辦法？（楊其棟這時低頭默不一語。）

羣衆

燒哇，燒死楊乃昌，再去對付那個商會會長！

丙學生

（力阻羣衆燃柴）諸位，諸位！

甲學生

（力阻羣衆點火）諸位，諸位！千萬燒不得，這樣子不但嫌着我們殘忍，而且和商界種得惡感

太深，反倒了有害於我們的愛國運動。

楊其棟

（跳入柴堆上兩手撫楊乃昌之手）爸爸，假設他們一定非點火不可得話，兒子決定不離開爸爸得，讓他們燒死我們倆吧。

楊乃昌

三位愛國的同學，在場的愛國同胞……

羣衆

說出來你的遺囑吧！在你自己的火葬以前。

楊乃昌

是得，我這就說出我的遺囑，請諸位讓我說出我最後的幾句話，不多，只幾句話說完了，我就死而無怨啦。

羣衆

楊乃昌

說吧，說吧！別太噙嚙嘍，啊！

我楊乃昌現在自己承認是一個奸商，一個大大的奸商。到現在大家把我裝在木籠裏頭，我的良心才發現啦！我的頭腦才清醒啦。我才後悔起來。我才明白我以前不是人。咳，但是後悔也太晚啦。大家把火一點起來，馬上我就要化成灰塵，和可愛的中華民國，可愛的同胞們長別啦。如今我是一個就要死去的人，最後的幾句話是：一個人要想愛國，就應當早點兒去愛

國，不要等到被裝在像這樣的木籠裏頭用火燒死的時候兒才想愛國，那就來不及啦。好啦，這就是我的遺囑，請大家點火吧！

甲學生

噯噫，他心裏明白啦。

羣衆

我們是不是可以饒恕他？

乙學生

楊乃昌，這堆劈柴，這個木籠是治你那種病的頂好的藥方。

（有人喊着『大家團結起來！當義勇軍去！』自遠而來由左入。）

楊乃昌

請大家點起火來吧。

（這時全場人都把視線集中于由左邊入的那個人，那個人背着有長竹杆的大旗，旗上寫着『義勇軍』。他嘴裏喊着：『大家團結起來呀！諸位同胞，我知道大家在這裏一定是在作愛國舉動。大家的意思是可佩服的，大家的熱心是值得稱贊的。但是請大家把眼光再放大些，不要只顧眼前這些瑣碎小事。諸位知不知道日本佔據了東三省孩以爲不夠，他又要搶奪我們熱

河啦。而且他不但要搶去熱河，他實在有佔領天津北平，進兵華北，滅亡中國的野心。現在我們中國人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誓死抵抗。我們要把我們自己中間的新仇舊怨，一齊丟開不提，應當集中我們的人力財力，一致團結起來，去和日本拚命。只要大家能這樣，一定會恢復我們的國際地位，恢復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光榮歷史。愛國同胞們，請加入義勇軍到前綫兒上去殺敵去。』由右邊走出。這時羣

衆交頭接耳紛紛講話。）

羣衆

走呀！抗日救國呀！加入義勇軍哪！（都向右

方急急的走出。這時台上只剩籠中站着的楊乃

昌和籠外站着的楊其棟。）

楊其棟

（一見四外無人）爸爸，我……（擬放楊乃昌出

來。）

楊乃昌

站住！你要幹嗎？

楊其棟

我趕緊救你出來。

楊乃昌

站住！（停頓）這不是你教爸爸的時候兒，乃是

你去救國，去打日本的時候兒。我問你：你是我的兒子不是？

楊其棟 爸爸您……我當然是您的兒子。

楊乃昌 是我的兒子就趕緊去加入義勇軍救國去。

楊其棟 是，爸爸，我一定聽您的話。可是您現在……

楊乃昌 不用管我。自然會有人來放我下來。（見楊其棟還在猶豫，）快去救國去！等你打倒了日本，再來見我。

楊其棟 是，是，再見，爸爸。（向右邊走去。）

楊乃昌

這些同胞們愛國的熱誠，愛國的勇氣，真使我佩服的掉眼淚。我現在要是孩不覺悟，我簡直不能算人啦。

——閉幕——

第三幕

佈景：臨時傷兵醫院的一室，右牆裏角處有門。室內只有兩病床，二傷兵在床上躺着，頭朝裏，腳朝外。兩床之間有一茶几，爲兩病人共用；几上有茶壺茶碗藥瓶等物。

看護婦

（進來，面帶笑容，態度溫和，絕對不像帝國主義者辦的大醫院裏的看護婦的那種蠻橫。）

你們兩位剛才睡的一覺好吧？

乙傷兵

（這是左邊躺着的那一位傷兵，滿頭是繃帶包紮着，只露着兩隻眼睛。說話時微欠起上身。）

看護婦

很好，很好。現在我的後腦也不大疼啦。

那好極啦。我想再等不幾天，你又可以上前綫啦——（說時用手作瞄準放槍姿勢）打日本鬼子去啦。（說完後，兩人大笑。）

甲傷兵

（這是右邊床上躺着的那一位傷兵，本在睡着，但已被笑聲驚醒。他的鼻左有繃帶，左手有繃帶往頭上拌着。）你們說什麼噱，這末有趣？

乙傷兵

她說我要不了幾天兒就又可以上前綫兒打日本

鬼子去啦，像這個樣兒，啪——（三人都大笑）

甲傷兵 王姑娘，勞駕給我倒一碗水喝，我渴極啦。

看護婦 好。（倒一碗水，把甲傷兵托起半身，手端茶碗給他喝水。）

甲傷兵 （喝完，躺下）勞駕！勞駕！

看護婦 不勞駕，這沒有什麼？（把茶碗放在几上，開始把茶几往後挪，把兩床往左右兩方挪。）

乙傷兵 幹嗎？你要掃地呀？

看護婦 不是。因為這是一個臨時的醫院，房間有限，

別的屋子裏都是滿滿兒的。今天又從前綫兒上送回來一位，大夫正在那兒給他施行手術嘍。回頭就在這兒加一個床給他用。

甲傷兵 是不是我們同隊得弟兄們？

看護婦 不是，你們是正式軍隊，他是義勇軍，就是

楊其棟，就是那位盛昌洋貨公司經理裝木籠裏遊街的楊乃昌的兒子。

甲傷兵 哦，是的嗎？那時候兒我們正在前綫兒上打仗，沒聽說那個消息。

乙傷兵

噫，真的，這兩天前綫兒上的消息怎麼樣？

看護婦

這兩天的戰事雖不敢說是十分的順利，可是總算很好，我們從前對日本總是退避，不抵抗，

日本以爲我們真是怕他們啦。可是近來一抵抗呀，我們的軍官將士也就不客氣啦，遠處用槍用礮，近處用大刀隊，用血用肉，個個都拚命的死幹，把日本軍隊打得個不亦樂乎。

甲傷兵

（面現高興）真的嗎？

看護婦

這是今天早上『民聲日報』載得消息嗎，誰騙你

們？前天還運回來由前綫兒上打下來好幾駕日本飛機在省政府前邊兒展覽着呢。嚇，看的人那麼多呀！

乙傷兵

（忽自床上坐起，手舞足蹈，嘴裏奏着樂）噹噹哩……的啦的啦的啦……（甲傷兵用手拍被，看護婦用簡單的跳舞和着。停，三人大笑。看護婦出，一會兒領兩人抬床入，即把放在中間，抬床人出。）

看護婦

（一面整理新抬入的病床）再添一位，以後你們

就更熱鬧啦。

甲傷兵 要來的那一位姓楊，叫什麼呀？

看護婦 楊其棟，是義勇軍，一星期前才開到前線兒做

工作。（婦出。）

乙傷兵 老鄉，你以為前線兒上的消息怎麼樣？

甲傷兵 我看王姑娘剛才說得話不見得可靠。八成兒是

騙我們好玩的。

乙傷兵 我想她是騙咱們倆得。也許戰事比從前更緊急

啦。噍。瞎，咱們受了不大得傷，倒送到這醫

甲傷兵

院裏享福起來啦。可是咱們那些弟兄們在戰壕裏躺着，對面有日本的槍火，頭上有日本的飛機，那是什麼罪呀？現在不知道又被他媽得日本鬼子打死多少呢？

是啫。想起弟兄們都在前敵上受罪，咱們躺在這床上享福真不好意思。媽那個八子得日本人真不是人奏得，無故得要侵佔咱們的地界兒，無故得要殺中國人。怎麼着？中國人是豬哇是狗哇？那末愛殺就殺，愛砍就砍哪？沒那宗事

兒！

乙傷兵

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人本來就不是人嗎。

甲傷兵

噓，我當兵已經當了二十年啦，打仗是打得無數兒啦。可是那都是中國人跟中國人打仗，真是勝嘍是有點兒不害臊，敗嘍真他媽的冤枉，打死嘍更他媽的冤枉啦。可是這一次你說怎麼樣？那一天咱們總司令訓話的時候兒，一說要把咱們開到前線兒打日本去，呵，弟兄們那可

起勁兒啫，高興哦。那時候兒我身上的血好像滾啦似得，恨不得一時三刻到了前敵殺退嚙日本鬼子，心裏才會痛快。

乙傷兵

（忽作聽聲音的狀態）噯，你聽，外邊兒好像有飛機聲音。總不會是日本飛機來投炸彈吧？

甲傷兵

得拉吧，你那是在前線兒聽日本飛機把耳朵聽順啦。我怎麼沒聽見噯。也許是咱們得飛機。

乙傷兵

（仍作聽狀）現在聽不見啦。不，不是咱們的飛機，咱們的飛機響聲是另外一個勁兒。

甲傷兵 那是不錯呀。不過我壓根兒就沒有聽見有什麼

飛機聲音。

乙傷兵 你的耳朵沒有我的好使換。

甲傷兵 得拉吧，我的頭上沒有你的繃帶多是真得。（看護婦輕腳走，臂上夾一紙色，另手中拿小孩兒玩的小搖鼓，突然的大搖一下子，隨着急把藏在背後。她的搖鼓聲嚇了兩兵一大跳，急抬頭看，却又沒看見是什麼，只是看見她在笑着。）

乙傷兵 什麼東西，叮鈴噹唧得？

（她舉示小鼓，且搖着，三人大笑。）

甲傷兵 這是您的小孩兒要得小鼓兒啊，王姑娘？

看護婦 （嚴重的面孔）糊說八道！我還沒結婚唻，哪兒

來得小孩兒啊？

甲傷兵 那末那是從那兒來得唻？

乙傷兵 是啫。

看護婦 這是給咱們這兩個大小孩玩得。（說時手指着

兩兵。三人又笑。）

乙傷兵 哈，哈，王姑娘真會開玩笑。

看護婦

眞得噤，這一包都是給你們倆得。（將包打開有毛巾，胰子，牙刷，橡皮大公雞，搖鼓。）毛巾，每人一條；胰子，每人一塊；牙刷，每人一把；小鼓兒，每人一個。（又把鼓搖幾搖）大紅公雞，每人一隻。（兩手拿公雞對鬪，並學公雞叫。）格兒格兒格兒——（三人大笑）噫，你們瞧我再變個戲法，呵。（將雞腳上的汽塞兒拔下，把雞放在中間床上。雞肚裏汽散出雞向一邊兒倒臥。三人大笑。）

甲 傷兵

看護婦

拿這些東西幹嗎？給誰得睺？

等我給你們說明白啊。這是本城小學裏的學生，他們看見大人們在那兒整天得喊着的講演着的都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又在街上看見你們這些武裝戰士們一隊一隊得往前綫兒開也是去打日本去，那些小朋友們也覺着有點兒癢癢啦，也嚷着要都去打日本去，甚至哭着非要去不可。大人們只好哄着他們，說他們還小睺，等長大嘍再去打日本吧。這些小朋友們也組織了

一個聯合會，把每天吃點心錢儉省下來去買這些東西，託人送來分給你們。這裏還有一封信
唻，等我念給你們聽：『可親的可愛的可敬的大孩子們』：你瞧，小朋友說你們是大孩子。

『日本霸佔中國的地界兒，有你們這些大孩子去抵抗；日本殺我們的同胞，有你們這些大孩子去報仇；你們這些大孩子是多末的可愛呀！我們也想來幫助你們去打日本，可是媽媽說我們還小着唻，有你們這些大孩子在那裏打日本也』

足夠啦。好吧，我們沒有法子可想，只得把媽媽每天給我們的點心錢儉省下來，買了一點兒小玩意兒給你們，這就算是我們的慰勞品吧！等你們打勝仗回來，我們開歡迎大會唱歌跳舞慶祝。敬祝大孩子們康健並希望努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小朋友聯合會兩千三百八十九人敬上。』

甲傷兵

（不知是喜還是悲，用手抹眼淚）這些小朋友們是多們得可愛！（接過信來看。）

乙傷兵 要是不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我們真沒有臉再

去見那些小朋友們。（接過信看。）

看護婦 （接過信）給我吧，我還得到那幾個屋子裏去讀

唸。（把信裝入衣袋裏）這些小朋友們是真乖！

（外邊聲音喊：『王姑娘，王姑娘，開開房門兒』。）

看護婦 （應聲）噯。（開門，出扶，楊其棟拄杖入，叫

他躺于中床上，楊左臂已斷，右腳很胖大的包紮着。楊氣力很弱，呻吟不止。看護婦一面給

楊整理被子，一面低聲問）楊先生，您這時候兒心裏覺着怎麼樣？

楊其棟 噯，噯，噯！好多啦。把背下墊高一點兒。

（她給他墊高）我叫給我父親打電話，你們打啦沒有？

看護婦 已經早打過啦，聽說你父親就要來看你。

楊其棟 好，謝謝你啊。

看護婦 你靜心養一養吧。

楊其棟 咳，我恨死啦日本鬼子啦！

看護婦

楊先生，靜着心養一養吧。啊，我回頭給你端

飯來。（出。）

甲傷兵

楊先生，您是在東綫兒上在西綫兒上？

楊其棟

我並沒有在前綫兒工作，我是押車到了前綫兒，

剛卸了東西收拾着要開車回來的時候兒，來了

一駕日本飛機向我們擲彈，同伴死了兩個。我

幸而沒死，可是我這隻臂炸斷啦，右腳也受傷

啦。在前方醫院治了治，但是那邊兒的設備不

全，今天才把我用汽車送回來啦。在路上汽車

裏頭顛來顛去得，真痛死我嘍。現在才稍微好些。

乙傷兵 戰事怎麼樣？

楊其棟 西綫兒是馬將軍在那兒指揮着，倒孩順利。東戰場上沒有進展。

乙傷兵 (作聽狀) 噫，我又聽見外邊兒有日本的飛機聲音。

楊其棟 這兩天日本飛機常往城裏來偵察，扔炸彈。聽說幸而孩都沒傷過人。

甲傷兵

我也聽見啦，好像就在這醫院附近似得。來吧，來炸吧，王八旦的小日本鬼子！

楊其棟

日本人懂得什麼叫作人道哇？傷兵醫院，他也一樣得敢炸。炸死我也好，倒比我躺在這兒吶喊孩痛快些兒。

乙傷兵

他媽的，只要我們中國人不死完，終會有報仇雪恨的那一天。（看護婦引楊乃昌和楊太太到楊其棟床前。）

看護婦

楊先生，尊大人來啦。

（看護婦出。楊乃昌站床左楊太太坐床右邊兒，俯身左手抱起楊其棟，右手撫楊之髮，兩眼含淚欲滴。她觸着他的右臂折處，楊其棟便呼疼。）

楊太太

其棟，你爸爸和我來看你來啦！

楊乃昌

其棟！（欲語，無話。）

楊太太

其棟，孩子，你怎麼啦？（落淚。）

楊其棟

媽媽，爸爸，您們倆不必傷心。中國和日本打仗本來打得就是死仗。我沒得戰死在前線上我

自己孩覺着慚愧唻。

楊乃昌

孩子，你究竟是那裏受傷啦！

楊其棟

爸爸，我已經成了殘廢人啦。左胳膊被日本飛機炸掉啦，右腳也炸傷啦。

楊太太

噯喲，可憐的孩子！這都是你爸爸要叫你去當義勇軍，才弄得受着這些無妄之災。

楊乃昌

你又埋怨起我來啦。

楊太太

不埋怨你，瞞怨誰呀。

楊其棟

（很憤激的）瞎！糊塗的媽媽呀！以前爸爸不讓

我去當義勇軍，才是爸爸的不對；後來爸爸讓我當義勇軍去，那才是爸爸的對。難道你的兒子去救國是不應該的嗎？（呻吟不止。）

楊太太 孩子，你不用着急，就算是媽媽糊塗就得啦。

楊乃昌

其棟，其棟，我想在這一兩天裏頭用車把你接

回家去。在這邊兒住院的太多，他們太忙。到咱們家嘍，有你母親黑間白日的看着你，要什麼也方便。

楊太太

是啫，我也是這末想。你在這裏我總不會放心

得。（見楊其棟不作聲，她也作驚訝狀。）其棟，孩子！你困了嗎？

楊乃昌

其棟，叫你母親放下你睡會兒吧？

楊其棟

媽媽！

（這時屋外有飛機聲，漸近。）

甲傷兵

（急坐起聽）這準是日本飛機又來啦。

（這時全屋中人聽飛機聲，楊其棟憤火中燒，怒氣冲冲。這時外邊有飛機投炸彈聲。）

看護婦

（受驚恐的神色，急自外跑入避彈，大呼）噉——

(抱頭作躲藏狀)日本飛機離這兒不遠。

(門外遠處炸彈響起聲，屋外微震，飛機聲近，炸彈聲連續的自空中投下，看護婦大叫急蹲下。一炸彈在窗外炸裂。門窗玻璃炸碎。這時甲乙兩傷兵怒容滿面，向門外走去。)

看護婦

(向兩傷兵說話)你們的傷口還沒有好，不敢勞動啊。(兩傷兵不答而出，看護婦追出。)

(門外又有一炸彈響聲，把房角炸塌。楊其棟掙扎着坐起。)

楊乃昌 其棟，你要幹什麼？還是好好的躺着吧。

楊其棟 趕緊扶我下床。（這時外邊仍有飛機聲。）

楊太太 不，你不要起來。看累着你哩。

楊乃昌 你要小便嗎？

楊其棟 爹爹，媽媽，趕緊扶我下床，我要去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楊乃昌和楊太太扶他下床，楊

其棟拿起拐杖，跛着向外走去。）

楊乃昌 孩子，外面有日本的飛機扔炸彈，很危險，你不要出去。

楊其棟

我就是要去拿枝槍打下來這個飛機。難道我們在這屋裏，躺着等死嗎？

楊太太

孩子，你已經受傷啦。（她和楊乃昌急往拉住楊其棟。楊其棟仍掙扎着往外邊走，但不能脫。）孩子，你不要去。

楊乃昌

你不要去，孩子。很危險！

楊其棟

我不怕危險，我要去用槍射掉這個飛機，救我們這個醫院。（用力掙扎，衣服被撕破，三人都倒地下。楊乃昌和楊太太仍把楊其棟強扶回

床上，楊其棟呻吟着。）

楊其棟
不，不，我要去殺日本鬼子去！我要去殺日本鬼子去！

閉幕，全劇完。

（民國廿二年元月十一日修正完了。治策記。）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

初版

愛國商人（一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

編著者 陳 治 策

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定縣縣實驗區

印刷者 臨時
攝華印書局

發行者

北平石驢馬大街二十一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及定縣城內考棚

